

MENG
HUI
TANGCHAO

梦回

下

在现实中
她昏迷不醒
在梦中 她是武则天
一次为了唤醒而展开的冒险之旅

唐朝

韩静
袁帅
泓仁
著

梦回唐朝

下

泓仁
袁帅
韩静
著

ISBN 7-309-0671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回唐朝. 下 / 泓仁, 袁帅, 韩静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133 - 0676 - 8

I. ①梦… II. ①泓… ②袁… ③韩… III. ①长篇小

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2795 号

梦回唐朝. 下

泓仁 袁帅 韩静 著

特约策划: 许 侃

责任编辑: 向小佳

特约编辑: 王楷威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笑笑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88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660mm × 97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5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一版 201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3 - 0676 - 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1
第二十二章	17
第二十三章	33
第二十四章	51
第二十五章	67
第二十六章	83
第二十七章	99
第二十八章	119
第二十九章	133
第三十章	149
第三十一章	167
第三十二章	183
第三十三章	199
第三十四章	217
第三十五章	233
第三十六章	249
第三十七章	267
第三十八章	283
第三十九章	301
第四十章	317
结 尾	335

第二十一章

南昌王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让他说什么？难道说他看到一个人正走向悬崖而不能提醒，否则那走向悬崖的或许便是自己的朋友和亲人。这个时候他突然痛恨起自己对唐史的了若指掌，那就仿佛一个人拥有未知能力，却无力改变未来一样，知道的越多越是一种负累。

如果说武顺的死让南昌王确定他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与史书记载并不是那么相同的话，那么李君羨的出现以及在宴会上道出自己的小名为五娘子的时候，则又让他感到了一种迂回之后梦境与命运的惊人契合。

李君羨为玄武门守将，因为救了出宫为李治烧香祈福的武媚娘而出现在南昌王的视线中。南昌王当然知道这个人，只是他所知道的是，这个人早应该在太宗朝便因李淳风的谶语而遭祸了。但是他却活到了现在，偏偏又在《推背图》闹得沸沸扬扬的当儿出现在李治眼中，这就让南昌王不得不认为这是一种注定好的命运。即便这种注定有可能是人为的，但也依然是注定的。

那一日，因救武昭仪有功，李治特地设宴奖赏李君羨，另外还邀请了李淳风等近臣。南昌王自然也在受邀之列。

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淳风突然提议行一个特别的酒令时，自在御书房初次见到送武媚娘回来的李君羨后便一直在等待某一时刻的南昌王不由打了个机灵，看向李淳风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他自然知道李淳风正受皇上之命寻找“女武”，也一直在思考要怎么做才不会令武媚娘遭祸，却没想到事情的转折会等在这里。

“规则很简单，就是每个人必须报出自己的别名，不管是绰号、乳名、自封别名等皆可，但必须够趣味才行，只要在场有一人觉得无趣，就须罚酒一杯。”李淳风如此说。

南昌王却在想着那日在御书房李君羨所说的救武媚娘的经过。李君羨说他是在天仙楼吃饭时见到几个身着黑衣行踪鬼祟的人，觉得不对，于是尾随其后，从而发现他们意图刺杀武媚娘。人是救了，刺客却逃之夭夭，断了线索。

“妙哉，这个主意新鲜。既然是李卿家发起，就由你先吧！”耳旁响起李

治赞成的笑声

南昌王回过神，目光从已经显露出些许醉态的李君羨身上扫过，又转回仍然清醒的李淳风身上，手指无意识地划过杯缘。

“当然。”李淳风颌首，面带微笑抛砖引玉，“微臣自幼儿时期，头就比一般婴孩大上许多，所以乳名大头，别名下雨不愁。”

众人皆笑。南昌王只是扯了扯嘴角，看向旁边的殷浩：“你师父的乳名倒是有趣。”既然是刺客，自当低调行事，又怎会在闹市中被李君羨发觉，这里面若说没有古怪，他绝对不信。

殷浩觉得他的神色有些奇怪，也不由收住了脸上的笑，“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你怎么了？”

南昌王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让他说什么？难道说他看到一个人正走向悬崖而不能提醒，否则那走向悬崖的或许便会是自己的朋友和亲人。这个时候他突然痛恨起自己对唐史的了若指掌，那就仿佛一个人拥有未知能力，却无力改变未来一样，知道的越多越是一种负累。

“臣则是每每酒足饭饱后，肚子特别圆滚滚，所以贱内总戏称臣是肚正圆。”那边杜正伦抢着说道，又惹来一阵哄笑。

李淳风连连摇头，揶揄道：“不成不成！正伦兄该罚！”

“为何？大伙都笑啦！”杜正伦瞪大眼，不解。

“你在嫂夫人背后取笑她替你取的别名，这一杯酒，是替嫂夫人罚你的！”李淳风笑道。

众人哈哈大笑，杜正伦没辄，只好自干一杯。

“臣就很普通啦，家母生我的时候，正值夏夜，外头青蛙鸣叫声不断，说到这儿，你们也猜出来了吧？”薛元超接道。

李治呵呵笑了起来，“呱呱，你还是自己先喝一杯吧！”

在笑声中，薛元超倒也爽快，一饮而尽。而后便轮到了李君羨，南昌王的心微微提了起来，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李淳风，发现他虽笑着，然而那笑意却没达到眼底，不由捏紧搁在膝上的左手，右手则端起面前酒倾入喉中，强压下心中的沉重。

“臣小名五娘子……”李君羨道，话未说完，众人已哄堂大笑起来。

南昌王头皮一紧，就听李治轻笑着问：“为何堂堂大丈夫，会唤作五娘

子呢？”

“未将排行家中五子，上有四位姐姐，小时双亲请相士算过命，说未将命中有劫，童年须唤女子名，穿女装，方解此难！”李君羡解释

李治点了点头，示意众人继续，而他脸上的笑却渐渐敛去，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李淳风。李淳风知道他在看自己，却只是将手中酒饮尽，笑得意味深长。李治微微皱起了眉。

一直留心两人的南昌王自然将这一切看进眼底，然而他也只是微垂了眼，闷头自斟自饮。

武连郡公李君羡私募兵马，意图谋反，论罪当诛九族，然当今圣上念其昔日护国有功，特赦无辜宗亲，赐鸠酒一壶，以儆效尤

当南昌王得到李君羡亡故的消息时，已于府中闭门不出两日。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正与殷浩在下棋，结果手一抖，棋子落错了位置，堵死了自己的一片棋。殷浩哈哈大笑，赶紧捻起一粒黑子落上去，连说落子无悔落子无悔。原来他正被杀得丢盔弃甲，还差一点就要认输了，却没想到会来上这么一个天赐的转机。

南昌王愣愣地看了眼棋盘上空出的那一块，再抬头看向报告李君羡之事的泰常。泰常眼中隐隐流露出关切之色，他自然不像殷浩那样粗神经，只是从这小小的一个举动便察觉到了自家王爷的异常。

南昌王心中微暖，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没事，然后决定重振旗鼓，要把殷浩杀个片甲不留。

“李君羡谋反……之前为什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殷浩得以缓口气，此时突然想起刚听到的消息，怎么想都觉得没可能。

南昌王笑了下，没有回答。棋子落下，步步蚕食对方的地盘。

“既是谋逆大罪，为何审也未审便赐死了？”殷浩看着自己再次陷入窘境棋的棋势，手中拈着子迟迟不下，只是一味地思索李君羡之事。

“玄武门守将、武连郡公、武安人……只是这三个武字便够了。”南昌王淡淡道，说完突然烦躁起来，推秤而起，“罢了，今日便到此为止罢。”

殷浩心中一凛，显然也想起那日李君羡的小名，再回想到自己师父对他所说以命换命之话，不由脱口道：“莫不是与那《推背图》有关！”

南昌王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原本想嘲弄两句，却想到自己与他何尝不是一样，于是又忍下了，只是道：“你与他又没什么交情，你管他是因什么获罪。”说到这儿，他突然觉得有些悲哀，为李君羨，也为自己。

殷浩正想辩驳，他已挥了挥手，道：“唉，时候不早了，你再呆下去，武昭仪要是又想出什么奇怪的点子去折腾萧淑妃，你……”

他话还没说完，殷浩已经跳了起来，急吼吼地说句我走了，便冲出了门。

南昌王啧了一声，看向静候一旁的泰常，莫可奈何地道：“你看你看，这般无礼，他还拿我当王爷吗？”

“那是王爷虚怀若谷，平易近民。”泰常一板一眼地道。

南昌王摇头失笑，拍了下泰常的肩膀，道：“行啊，你小子也学会拍马奉承了。走，陪我骑马去。”

黄昏前，两匹马踏过朱雀大街，一出明德门，便撒开蹄子狂奔。夕阳如血，马蹄踏风，倒真有一番畅快淋漓。

等到两人到达石砭峪的时候，太阳已经沉入了地下，青霭霭的雾气弥漫在山林石壁间，直到一轮圆月破开这层静谧，洒下清辉。

勒停马，看着眼前镀上一层银光的山林，南昌王长长吐出一口气，然后翻身跃落地上。泰常跟着下了马，尚未开口说什么，南昌王已扔了缰绳往前走，任马儿随意吃草。

山中青松劲拔，竹林飒飒，偶可见一条时隐时现穿行于山间的石径通往不知名的某处。南昌王循着石径缓步而上，泰常安静地跟在后面，直到攀至山峰之腰，将远近莽林尽收眼底。南昌王突然跃上山径旁的一块大石，张开双臂，迎风长啸。

啸声清越，刺透苍穹，震动山林暮气，宿鸟惊飞。

泰常站在巨石之下看着上面反常至极的男子，眸中浮起一抹深思。

啸声停下，南昌王又在上面站了良久，凝目苍莽起伏的山岭，心中郁结之气稍舒。

“可惜无酒。”半倚于溪畔白石之上，南昌王看着几步远外熊熊燃烧的篝火，遗憾地叹气。

他无月下叩僧门的喜好，所以并未顺着山径而上，寻访那据说位于云雾

深处的寺院，而是寻着一岔道来到这山坳间的溪水边。

浅瀑藏踪，泉清如碧，山菊漫径，夜萤妙舞，这笼罩在月色当中的一切都美妙得不可思议，让无意闯入的两人都不由放轻了呼吸，生怕惊扰了什么。于是南昌王便倚在了身下的石上，仔细地分辨着空气中泉水的清甜，野草山木的气息，以及菊香与不知何处飘来的桂香混融的味道……

如果没有夜蚊的话——如果没有一咬一个大包让人痒痒难耐的夜蚊的话，就完美到极点了。所以说，世事总是有不如人意的地方。

泰常生起了火堆，也不知他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那蚊子竟在片刻之后便绝了踪迹。

听到他的叹惜，正站在水中弯腰摸鱼的泰常直起腰来，扔给了他一个葫芦。他接住，拔开塞子，一股酒香扑面而来。

“是桑落！”清香醇厚的酒液入喉，他惊喜地叫了出来。“泰常你竟然……”他们出来得匆忙，也不知泰常是什么时候将酒带在身上的。

“去取马时，让瑞和准备的。”泰常淡淡解释。他看自家王爷心情似乎不好，想着带点酒在身上会比较妥当。这在他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如今见王爷露出欢喜的神色，突然间有些庆幸自己凡事总会想多一点。

南昌王又喝了一口，便塞上了塞子。桑落酒虽然入口不似烈酒那般考验人的味蕾，但后劲却是极大的，他可不想自己到时醉醺醺地被泰常弄回去。何况经过这一番策马驰骋，又经山林晚风涤濯，他心中闷气早已散去，当然更用不着借酒浇愁了。

“泰常啊泰常，幸亏有你在啊……”他感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在这游离于真实与虚幻的梦境中，泰常的存在给了他多大的支撑。

哗啦水响，泰常在扔了两条鱼上岸之后，手中抓着另外两条也走了上来。

“王爷可是为李将军的事烦恼？”他这时才开口问，手上则忙着处理起鱼来。两人未进晚膳便出来了，他自己饿着倒没什么，但总不能饿着王爷。

南昌王见状，走过去蹲在他身边拔出匕首也帮着剖起鱼来。他不是真正养尊处优的王爷，自然无法在别人忙碌的时候还在一边吟风弄月，袖手旁观。

泰常看到他的动作，只是顿了一下，倒是什么也没说。

“我明明能拉他一把，可是……”可是却眼睁睁看着他踏进李淳风的陷阱，只为了让武媚娘脱离《推背图》所营造出的劣境来。隔了好一会儿，南昌王才缓缓道，声音低沉迷茫。

泰常显然也从李君羨那莫名其妙的罪名上推测出了他致死的真正根源，听到此话，并没有太大的反应，淡淡道：“没有他，也会有其他人，到时或许就不只是一个了。”

南昌王愕然停下手上掏鱼脏的动作，抬头看向低着头忙碌的男人，月光阴影中可以见到他的侧面轮廓坚毅而冷漠，就如他说这句话的语气一样。

定了定神，南昌王才收回目光，继续处理手上的鱼。

“我何尝不知，只是心里不舒服罢了。”他低语。他的处世原则自进入这个奇怪的梦境之后便受到了极大的考验，这让他而努力辨别真实与虚幻的时候，还不得不竭力抵抗着原有道德观被颠覆的危险。

对于此，泰常不予置评。他动作利落地将已掏洗干净的鱼串上削好的木棍放到火上烤着，然后再开始处理剩下的。

“会习惯的。”直到一条鱼烤好后，他才突兀地冒出这么句话。

看着他递到自己面前的鱼，沉默许久的南昌王呆了下，而后方才反应过来他的话意，不由笑了起来。伸手接过那鱼，举着木棍就这样吃起来。

是啊，处在这样的位置，总是要习惯才行的。

殷浩从南昌王府出来，原本是想直接回内教坊的，却莫名想起李君羨的事，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于是脚下不由拐了个弯，奔向李淳风的宅子。

李淳风正一个人在那里吃晚饭，见到殷浩进来，已猜到他是为何而来，眉头一皱，先一步背过了身去。

“师父！你知道那个李君羨将军被杀之事吗？”果然，殷浩一开口便是此事。

“那是皇上之命。”李淳风连头也没回，爱理不理地应着，就是希望自家徒儿能知趣离开。

这么明显的态度殷浩当然不会看不懂，但不过也仅仅是看得懂而已，理不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事情没弄清楚，又怎么可能甘愿就这样离开。

“听说是和《推背图》有关？”他走到李淳风的对面坐下，继续问。

“你就别问了，总之皇上已经确认《推背图》中所写之人就是李君羨将军。这件事，就此了结了。”李淳风不耐烦地道。

“可是《推背图》中所说是女武，李将军明明是个男的。”殷浩不依不饶，心里总觉得不大妥当。

啪地一声，李淳风将筷子砸在案上，愠怒地道：“叫你别问那么多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殷浩被吓了一跳，怔怔看着李淳风半晌，脑中浮起那日自己求他时，他所说过的话，突然间就明白了。

李淳风看到他眼中的恍然，心中一凛，赫地站起身，气呼呼地背着手走了。

殷浩仍呆呆坐在原地，一时也不知是什么感觉。媚娘从此安全了，那自然是好事，但是为何他心中却并没感到一点轻松？

不过他并没能为此事烦恼太久，因为没过几天，宫里传出消息，武媚娘怀孕了。

乍听到这个消息，殷浩脑袋空白一片，愣怔了好久，缓过神后，也说不清心里是欢喜多一些，还是酸楚多一些。对此，他并没容自己深想，而是直接去探望武媚娘。

路上恰好遇到进宫请安返回的南昌王，南昌王自然也得知了武媚娘身怀龙胎一事，于是便与他一道去了明月殿。

武媚娘正在内房休息，过了一会儿，在柳儿的搀扶下走了出来。

她脸色发白，脚下无力，从内室出来不过短短的距离，坐下时竟已有些微喘。两人都不由微惊，暗道怀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媚娘，我不知道你不舒服，要不要回去躺着，我和王爷改天再来看你。”殷浩忐忑不安地道。

武媚娘无力地侧倚向柳儿给她垫好的软枕，闻言摇了摇头，脸上带起浅笑：“无妨，我躺了一个早上，都快闷坏了，出来坐坐反而比较舒服。”

“是吗？可是看你好像挺虚弱的……”殷浩有些不确定

柳儿闻言，忍不住插嘴，“那是因为昭仪胃口不好，从昨天到现在，也没吃什么东西，只在刚才喝了一点粥。”

“那怎么成？”殷浩一听，眉头大皱，“你现在肚子里怀了孩子，就算没

胃口，也得勉强吃一点。”

武媚娘叹了口气，苦笑道：“我又何尝不知道？只是，我一闻到油腻的味道就想吐……”话未说完，突然以手捂唇，一阵干呕。

柳儿见状，赶紧递上痰盂。又是抚背，又是递漱口水，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消停下来，直看得两个男人目瞪口呆。

“怎么又吐了？该不会吃坏肚子了吧？要不要去请御医来？万一影响到腹中胎儿的健康就不好了……”殷浩心惊胆战地道。

南昌王本来也被这情况吓得不轻，但一听殷浩的话，那点担忧顿时烟消云散，哈哈大笑起来。武媚娘也不由莞尔。

殷浩被两人笑得莫名其妙，瞪眼看向南昌王：“你笑什么？”

南昌王笑够了才鄙视地看他一眼，慢吞吞地道：“你不知道这是女人怀孕的正常反应吗？”

“正常？媚娘她吐成这个样子，还叫正常？”殷浩不高兴了，感到自己的心智遭到了侮辱，“你别欺负我没见过孕妇，我婶婶怀孕的时候，我可没见过她这样吐过。”

南昌王摇头叹气，像安抚无理取闹的小孩一样拍了拍殷浩的大头，道：“唉，这跟个人体质有关，我一时也很难跟你解释清楚，总之武昭仪绝对不是吃坏了肚子，你放心好啦！不过老是吃不下东西，胎儿的营养恐怕不够，还是得想个办法才行。”

殷浩半信半疑，但没跟他在这事上纠缠，而是转头问柳儿：“柳儿，尚食局难道都没有派人送补品过来吗？”

“有，但补品只能养胎，没办法减轻昭仪孕吐的痛苦……喝了也是吐掉，等于没喝……”柳儿忧心忡忡地道。

“这样下去可不行……”南昌王皱眉思索。

“我没关系，不好劳烦王爷为媚娘费神。”武媚娘柔声道。

南昌王看了她一眼，笑了笑，没有说话。这女人早孕反应的事，他确实没什么必要头疼，身怀龙胎，又是正得宠的女人，还怕没人给她费神吗。

当然，殷浩自不会作此想，他已经在开始思索要怎么样帮武媚娘才好。

两人并没在明月殿呆多久便告辞离开了，南昌王要去找李治要袁天罡那

治头痛的药丸，而殷浩心里挂着武媚娘的事，因此一出来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殷浩并没多想，直奔尚食局而去。然而到了尚食局门外，他却并未立即进去，而是停在了外面，背转身去。

“等一等，还是练习一下好了……”想到自己要求的是那个凶巴巴的丫头，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莽莽撞撞地跑进去，要是不小心哪句话得罪那丫头了，只怕要被用扫帚打出来。

摸了摸喉咙，他咳了两声，将语气放得很柔软很柔软，“咳……春喜，如果有人吃不下饭，什么样的料理，可以使人脾胃大开……”摇了摇头，“不对，媚娘又不是胃口不好，她是容易恶心反胃……咳……春喜，我最近呢，容易反胃，一闻到肉的味道就恶心……”

他继续摇头，“这样说也不好，怪怪的……”

他这边正专心致志地寻摸着要怎么说才妥当，春喜恰好走了出来。见到他，不由有些惊讶，心道这人怎么不进去，站在这儿干嘛呢？见他似乎在自言自语着什么，心里好奇，当下也没叫他，而是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背后，侧耳偷听。

“春喜，是这样的……”殷浩还在练习。

春喜却被吓了一跳，以为他发现自己了，接口道：“怎么样？”

殷浩赫地一声转过头，看到春喜，也不知她听进去了多少，不由结结巴巴地道：“啊？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什么来不来？这里是尚食局啊……我本来就在这里。”春喜奇怪。

“喔，对啊……哈哈……哈哈……”殷浩挠头，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太过奇怪，不由干笑了几声。

“不要傻笑！”春喜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刚刚说什么？说春喜怎么来着？我没听清楚。”

“喔，没有啦，没什么事……”殷浩也说不清为什么，一下子心虚了。

“什么没有？明明就有！殷浩，你这个人不会撒谎，还是快点老老实实地给本姑娘招来，你刚才提到本姑娘的名讳，究竟是想说什么？”春喜哪里肯信他，目光咄咄逼人地瞪着殷浩，仿佛想看穿他的心思。

“好吧，春喜，是这样的……”殷浩做了个深呼吸，决定豁出去了。“我

呢，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可是又怕你拒绝我……”

春喜目光一凌，“怕我拒绝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不不，是好事……”殷浩赶紧道，生怕说晚了又被误会，谁知越急越说不清楚，“这是关于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不，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唉，怎么讲比较好呢？”要是南昌王在场，只怕已经一巴掌给他拍了去，耻笑他把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偏偏弄得这么复杂起来。

女人的一生？家庭？春喜心中一动，目光微微柔软了下来，不由自主往自己所期待的方面想去。难道这个殷浩，他回心转意了，想要跟她告白？

思及此，她脸开始发烫，有些羞涩起来。

“你……你都还没开口，怎……怎么知道我会拒绝？”说完这句话，她心口怦怦跳得厉害。

“唉，都是我不好，嘴笨，不会说话，动不动就得罪你，惹你生气。”殷浩还在那里搞不清状况地自责。

“你就直接说嘛……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就算说错了，我也不会生气。”春喜的声音已经柔得快要滴出水来了，脸越发地滚烫起来。

“我当然是真心诚意的。”殷浩昂然道。

“那你就说啊……”春喜怩怩地催着，若不是按着胸口，只怕心脏都要跳出喉咙了。

“我……”正当殷浩打算说出来意时，小葫芦突然冒了出来。

“师父，你来这里干什么？”小葫芦瞪大眼睛，惊讶得很。

“我有件事，要拜托春喜……”莫名地，殷浩松了口气，他怎么总觉得之前与春喜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奇怪，此时见到自家徒儿，竟然一下子就不紧张了。“哎呀，你别打岔。”

“是啊，你打什么岔啊？”春喜狠狠白了小葫芦一眼，在那小子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时候，转过眼继续催促殷浩：“殷浩，快说，别理他。”

“那我说了……”殷浩这时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开口的，于是老实地问：“是这样的，我想春喜你是女人，应该知道，女人如果怀孕了，害喜反胃，吃什么就吐什么的话，应该煮什么东西给她吃会比较好？”

“啥？”春喜愕然，几乎要以为自己听错了，任她怎么也想不到殷浩是要

问这个问题。

“怀孕？谁怀孕啦？”小葫芦大吃一惊，问。

“哎呀，不是叫你别打岔……”殷浩没心思理会他，目光只是巴巴地看着春喜，满心期待她能给自己出一个好法子。

“不是啊，我在想，不知道是哪一户人家的媳妇怀孕了？居然惊动师父在宫里找御厨帮忙炖补品？”小葫芦一点也不知趣，还在那里追根究底。就这一点来说，他学到了他师父的十成十。

殷浩终于也体会到了李淳风的感觉，不耐烦地道：“谁问你意见了？又不关你的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是啊，又不关我的事，我管那么多……”小葫芦挠头，而后眼睛突然一亮：“难道关师父的事？”

“什么？”殷浩终于被他岔开了心思，疑惑地问。

小葫芦露出一个了然的笑，用手肘撞了下自己的师父，埋怨道：“师父，你真不够意思，什么时候跟师母孩子都有了，也不介绍给大家认识……”

殷浩瞠目结舌，不由伸手给了他一个爆栗，在他的呼痛声中，恼道：“你胡说什么啊！”

春喜却是越听越怒，一把将殷浩掰转过来，怒声道：“殷浩！葫芦都招了，你还否认！”

殷浩莫名其妙、无奈道：“招什么啊？别听葫芦胡说。”那一刻他突然有些疑惑，自己怎么会教出一个尽会搅局的徒弟。

“他是你的徒弟，你们是最亲近的人，你的事情他最清楚，原来你在外边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了，居然想利用我帮忙炖补品是不是？”春喜越说越气，越说越委屈，恨不得把殷浩咬上几口。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我这……”殷浩着急，想要辩解。

春喜哪里肯听，狠狠一脚踩在他脚背上，在他抱脚原地痛叫不已的时候，走过去一顶，竟然将又胖又结实的男人给顶摔在了地上，由此可见她心里有多气愤。

“我得要去端膳食给各宫嫔妃了，抱歉，请让一让！”说着，人已转身回了尚食局。

小葫芦见状，不由捂了眼睛，噌地一下转身跑了。这个时候他可不敢上